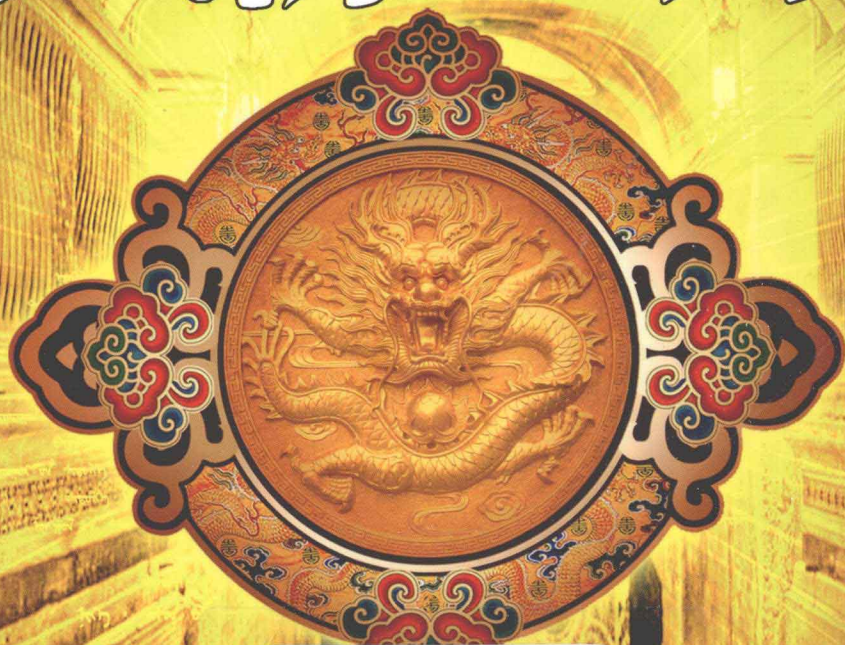


崔走召 著

埋藏金山骸骨的大清龙脉
见证争夺宝藏的血雨腥风

萨满宝藏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萨满宝藏

崔走召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萨满宝藏/崔走召著.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77-0633-6

I. ①萨…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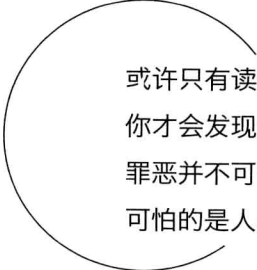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3390号

萨满宝藏

出 版: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发 行: (010) 65255876
总 编 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http://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80千字
定 价: 32.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或许只有读完此书，
你才会发现，
罪恶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心。





“

阴郁怪异的军营偏门，诡异幽深的东北老林，熟悉又陌生的沈阳故宫，一次次看似意外的诡异事件。

封人路，开鬼门，杀生造业，军营“养鬼”是要举行什么仪式吗？

致命的演出，花圈店的秘密，被缝住的嘴，疯狂肆虐的眼神，黄皮子的诅咒如何化解？究竟是谁伸出了魔爪？

”



无名的
Nameless traveler

旅者

序言 Introduction

在这些年里，很多人都问我：
先生，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么？

这确实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很抽象，就和别人问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一样，很难给出一个答案。

不过，这种事情见仁见智，早在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们就有一个不错的答案：“所谓阴阳玄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些事情，只要你相信，那对你而言，这就是真的。

所以，我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只能给出我自己的一些见解。

而所谓的“鬼”，到底又是什么？

世上有鬼，而鬼不外乎于人心。这是我所信奉的答案。

古老的传说中讲的是鬼因人而起，这句话没错，有的时候鬼就是人，或者说是人心中的阴暗面。

许多人敬畏鬼神之说，不外乎是恐惧自己心中的“鬼”。如若心中没鬼，为何还要提及呢？

自古以来，许多灵异志怪的书藉，绝大部分都是借鬼寓人，嬉笑怒骂间无处不讽刺，当年蒲松龄

先生撰写聊斋就是如此，蒲先生书中故事，很多都是借助神鬼传说来揭露一些社会现象以及一些心中有鬼之人。

心中有鬼的人，即便是生活在阳光之下，却依旧干着龌龊阴暗的勾当，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表里不一损人利己者并不在少数，而许多人却还以为自己的小聪明不会被发现而暗自窃喜。

在民间，这种行为被称之为“跳大神”。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这篇故事也是我旁听而来，至于其真实性希望大家不要在意，只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消遣便可。

“跳大神”这个词，发源于东北辽源黑土中的巫教文化，相传是一种活人与死人邪祟沟通的方式，而官面儿的解释则是属于封建迷信一类，充满了神秘诡异的民间怪谈色彩，而且现代的人很少见过，但却差不多都听说过，就好像这种“东西”似乎离我们并不是那么远，但却又好像也不怎么近。

相传当年满族信奉萨满巫教，清朝得势之后，曾经派一队侍奉皇族的萨满巫师将抢来的一部分金银财宝带到了关外保管，后来清朝灭亡之后，萨满巫教也就随之没落。

直到若干年后，一位瘸腿的流浪老人来到了一个北方的小村庄后，这段关于萨满巫教几代的恩怨情仇这才慢慢地浮出水面。

那一年北方的天气特别冷。天上飘着雪花，瘸腿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带着一身风尘，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排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

而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萨满 宝藏

目 录

Contents

PART 1

中国最后一位萨满

在东北“萨满”同“阴阳先生”一样的出名，所谓“跳大神”，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让活人与“死人”或者“神怪”沟通的仪式，说起来这种仪式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早在亘古时期，人们畏惧自然神明，经过摸索之后，便发现了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方法，而这种仪式便是其中之一。

001

PART 2

高校惊魂夜

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各种权利和欲望的牺牲品。

“封人路、开鬼门”风水师田先生的做法对么？我隐约的觉得，就在对与错是与非的背后，好像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东西存在。

045

PART 3

传世的诅咒

原来，我家三代跟黄皮子的冤仇，以及邵永兴这个老瘸子清朝皇族萨满的身世，连带着萨满教《帮兵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她的脸已经白的泛青，双目上翻，只能看见一丁点瞳仁，大部分都是布满血丝的眼白。她双手捧着一条满是粘液的花蛇标本，那蛇的身体上被咬掉了一块儿，露出了白花花已经没有了血色的肉……

097

PART
4

145

大清龙脉

清朝大萨满青巴图鲁一生传奇，十五年之间，分别在十四条龙脉之上分别定下了镇国之宝，从此龙脉与大清国脉相连。而且他还同当时众多的妖魔（即后世的野仙）谈判，将其纳入皇族管辖。

在一场梦境之中，我遇到了一位美丽的红衣女子，她可能是我至今为止见过最漂亮的女人，她就是我的保护神，她叫姚守信……

PART
5

159

聚邪之地

佛家有六道轮回之说，人道被称之为苦海。人生在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自杀乃是大罪，死后的人都得不到任何解脱，只能徘徊于人世终日受身死之时的痛楚。

传说它们得到的解脱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僧人念经超度，还有一种就是抓“替死鬼”了。

PART
6

209

残酷的现实

自古以来，中国的驱邪流派就分为‘南茅北马’，南茅所讲的是南方茅山为首的一脉，以道术异法驱鬼画符。而北马，则是山海关以北结合了东北道教以及萨满教遗风的一脉。

苏译丹把我送到了寝室楼下，在确定我上楼了以后，才转身往回走，她哪里知道我当时站在二楼楼梯间的窗户前，望着她，眼泪刷刷的往下掉……

PART
7

249

金巫邪教

金巫教自认为是巫教正宗，因为当初巫教在西藏被释尊打败，所以总是想要报仇，于是便对外宣称“菩萨教”，当时的金巫教融合了巫教以及若干茅山道教，再加上许多旁门左道的功夫，虽然名号是“菩萨”，但干的却是伤天害理之事，称之为邪教，实至名归。

PART
8

293

青荔丹参

相传《推背图》的作者唐代大能李淳风早年得到一块星石，那石头周身浑圆，上面布满细小的颗粒，成青色，就好像荔枝般的大小卖相，而在古时，此宝简直可比喻为仙丹神药，于是“青荔丹参”之名由此而来。

我看着她，然后一字一句的对着她说道：“相信我，我会救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卷尾附录一：《狐说》· 322



PART

1

中国最后一位萨满

在东北“萨满”同“阴阳先生”一样出名，所谓“跳大神”，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让活人与“死人”或者“神怪”沟通的仪式。说起来这种仪式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早在亘古时期，人们畏惧自然神明，经过摸索之后，便发现了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方法，而这种仪式便是其中之一。



1

俗话说得好，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说白一点，自古以来那些说书唱戏的先生戏子，甭管能不能上台面儿，但是从他们嘴里顺出来的东西，多半都是导人向善的段子，当然了，荤段子不在此列。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和这些前辈也算是同行，说好听点儿是非主流艺术家，说难听点儿的话，也就是个臭戏子。

不是都说‘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么’，那啥，我不是前面的‘那啥’，我是后面的‘那啥’。戏子，这个词儿有门道，在以前它充满了轻视的贬义，可以说是很下等的工作，早在古典小说《红楼梦》里面就有过这样的记载：黛玉冷笑道“拿我比那戏子，给众人取笑儿”。

我当初看这电视剧的时候就纳闷了，看着电视里那满脑袋“铜钱儿”的那啥，我心里想着，就算不拿你比那啥，你难道就不会给他们取笑了么？

说的有些远了。不过，我混到这个地步其实也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谁让我们童年的理想太瘦弱，打不过已经长大了的现实呢？

我从小就单薄，要比同龄的孩子瘦上一大圈儿，往那儿一站，又矮又瘦跟个小猫儿似的，来股风儿都能吹跑了。要是没有我的奶奶，估计我都活不到今天。嗯，怎么说呢，大概是体格决定性格，从小我就有些孤僻，不喜欢和外人接触，只喜欢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做白日梦，很羡慕电视里面的那些歌星，觉得他们简直太牛了，能唱出这么动听的歌曲，所以，我就立志长大后也要和他们一样，唱他个大江南北，火他个万紫千红。

可是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我没有当成歌星，却混成了这副孙子样儿。和朋友们一起喝酒闲谈我还会跟他们谈起这件事，然后说到我的现状，他们多半会哈哈大笑，咧着嘴对我说：“你说这都是你自己混的，能怪谁呢？”

说起来，这都怪我爷爷。

我的名字叫姚远，我出生在一个挺破挺小的乡下，这地方的名字叫“兴隆岗”，这地

名是因为早年间治安混乱，这里曾经是闯关东的流民聚集地。

当时也不知道是哪个开眼的家伙看上这里，引来了一大票发国难财的家伙，他们向这些流民施以小恩小惠，鼓励他们在这里种起了大烟，在这大东北山高皇帝远的地界，官方的人根本就顾不过来，但是想发家的贼寇军阀们可就高兴了，短短几年之间，这里竟然发展成了东北为数不多的烟土倒卖地。

当年军匪是一家，他们唯一的共同目标就是敛财，所以，虽然众多响马胡子隔三差五火拼，路边无人认领的野骨喂肥了满山的野狗，但万幸的是，他们一般都不会伤及这里的百姓。

他们之间维持了一种很微妙的共生环境，更有甚者，有的土匪暂时手头不宽裕还可以赊账秋后再算。据说当年他们这些玩儿黑的还挺仗义，相比之下那些散军就很不讲究了，有很多散军仗着自己有些势力，便横行霸道，没钱，就随手抓把子弹顶账，一把子弹换一大箱烟土，你要也得要，不要就把子弹塞到枪里面往你身上打。

老乡们毕竟在这片土地上滚了几十年，长点心眼儿的都练就了一双好眼睛，他们明白，这样的队伍注定不会长久。俗话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那啥，这样光知道欺负老百姓的军队，注定是上不了席面儿上的。

正是这些军阀，土匪，以及一些从中赚取差价的二道贩子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养活了一大批流民，以至于更多的人被吸引到了这里，让这个小平地方兴隆一时，兴隆岗之名也由此而来。

不过，我要说的可不是那个年月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发生在那之后十几年，这也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关于怪力乱神的离奇故事，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无稽的野史，也可以当作一个没有结局的传说，总之不要太当真。

这些事情都是我奶奶告诉我的，我小的时候爹妈不在身边儿，就是我奶奶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以前的农村天黑了就睡觉，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那时候我还小，每当入夜的时候，我就挤到奶奶的被窝里缠着她讲故事。在记忆中，我奶奶总是乐呵呵的，她为我盖好被子，右手隔着被子抱着我，这才慢慢地开口讲。

农村老太太讲的故事，除了妖魔鬼怪，也就是土地邪神儿啥的了，好几次都吓得我差点尿了炕，可越害怕还越想听，而这些故事中最离奇的，居然是发生在我爷爷身上的一件事。

在我的记忆里，根本没有一点关于爷爷的印象，我奶奶说我爷爷从小就到处惹事，有一回让人家打掉了四颗大牙，到最后只能镶上铜的，一开口就能看见他那四个大黄牙，村里面的人都称呼他为姚四。

她嘴里的我爷爷，按照现在的逻辑思维应该是个人渣。

我爷爷挺不着调的，但长的还真算不错，白白嫩嫩完全就不像是个乡下人，那时正赶上知青下乡，他还真痛下“杀手”，残害了不少女知青。

那可是连处对象都要先跟组织打报告的年月，这男女作风问题简直就好像现在地窖里

面藏娘们儿一样的严重，多亏了当时家里面想尽一切办法替我爷爷跟上面上“态度”这才使他免遭批斗。

事后我太爷爷怒了，他看我爷爷这一身滚刀肉，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动，一天天不干活就知道骚扰小姑娘，这整个不就一造粪的机器么？

于是我太爷爷就发了狠，要送我爷爷去当铁路工。那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最脏、苦、穷的职业也就是这个了，整天扛着搞头铁锹搬运铁轨，凡是家里有些能耐的都不愿意干这活。

我爷爷说啥也不干，为此还故意在门框子上崴了脚装瘸，没办法，我太爷爷也无奈了，心想不去就不去吧，他也只不过是一时之气，说实在的，让儿子去干那种下贱的活儿，他也于心不忍。

由于我爷爷以瘸相逼，我太爷爷也没办法，谁让家里面就这一根独苗儿呢。所以他只好甩给了我爷爷一把土枪：“你啥都干不了是吧，那就给我上山崩兔子去！”

当时，村子里面还是公社制度，公社制度就是吃大锅饭，全家都不开伙，等到饭点集体去大食堂里面打饭吃。当然，你得干活，才有饭吃。

“吃饭不花钱努力抓生产”嘛。攒工分儿才有饭吃，当时边远山区还没有禁枪令，外加我家这块儿是出了名的北大荒，要是光靠着地里的收成，一年下来估计也就年三十儿的时候能见着点荤腥儿了。对于老农来说，这不算啥，但是对于大城市来的干部们，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你还别说，“延安”来的同志脑瓜儿就是好使，他们很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于是，便颁布了制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允许老乡将打到的野味上交公社，一斤肉两个工分，两个工分也就是一顿饭的价钱，我太爷爷这是想让我爷爷自力更生，我爷爷当时跟家里面闹矛盾，外加上年年轻人高气傲，于是接过猎枪就踏上了全职猎人的道路。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常言道：小伙二十一，成天尽装B。这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但实际上还是愣头青一个。

而且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在那个年月那个岁数，重活干不了，一天天总是挨饿，因为穷啊，虽然广播喇叭里面成天东方红太阳升，可即便是日出东方也带不来羊肉烩饼。本来家里面一日两餐还饿不死，但这次我太爷爷就差让他净身出户了，他终于有了危机感，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干活了。

其实那时候的猎手不愁没猎物，因为自然资源过硬，东北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卡卡地就飞进饭锅里。

当然了这只是比喻，野鸡是飞不进饭锅里的，能飞进饭锅里的只有瞎鸡。

这一晃就过了一年，一九六零年的夏天，我爷爷的收成很好，前些日子除了交工换分儿的棒鸡之外竟然还让他崩到了一头獐子。他确实够精明，明白这獐子交工可就亏了，于是便私下找了两三个知青哥们儿想换私货。虽然那时候都吃大锅饭，但是肉真正分到每个人嘴里面还真就没几口，以至于这几个细皮嫩肉的知青一个个脸素的跟大萝卜似的，一张嘴都一股子洋白菜味儿。

所以我爷爷私下就用两条獐子腿跟他们换了盒“大前门”，剩下的肉用偷的盐抹了，没事儿的时候还能解解馋，这把他给美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一脚蹬开了家里的破木头门叼着小烟卷上山了。

清晨山里的空气十分清爽，我爷爷叼着小烟卷儿，走一步摇三摇地摸进了林子里面，虽然他手里的肉已经够交好几天的分了，可没办法，毕竟社会主义大炕也不养混吃等死的娘们儿，村子里面大家都在忙，我爷爷自己游手好闲也不好看，于是乎就扛着枪做个样子，等到了山里面没了外人，他就方便偷懒了。

这不，他进了山以后直接就找了个没人发现的地儿，把上身的褂子脱下来垫在地上，直接往上面一倒，闭上双眼就进梦里面接茬调戏娘们儿去了。

那个年代讨生活的人还真的挺清苦。每天忙，虽然我爷爷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好不容易落了闲，一睡就睡了个一小天儿，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好像块烧透了的煤块儿一样暗红于西山了。

他擦了擦嘴边的口水，摸了摸肚子看了看天气，知道现在下山未必够赶得上晚饭，但是毕竟自己有存货，于是便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把衣服往肩膀上面一搭，哼着不成调儿的小荤曲儿提着枪就朝着藏肉的地方走去。

天色将暗，气温也降了下来，林子里轻微的山风和着鸟雀的叫声以及甜甜的草香扑面而来，我爷爷提着枪，一想到现在山底下那帮公社里面的人还在吃着土豆炖烂茄子配水萝卜，而自己却有肉吃的时候，优越感油然而生，于是乎便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就钻到了林子里面的小道上。

我爷爷姚老四就这样一步三晃荡的走着，没一会儿，忽然听到了前方隐约传来了一阵叫骂声，正当他纳闷儿怎么回事儿的时候，一旁的草丛一阵响动，没等他回过神儿，一个红通通小东西飞速地从草丛中蹿了出来。

我爷爷定睛一瞅，嘿，原来是条半大的狐狸，以前的山里啥都有，路旁蹿出个狐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条狐狸有所不同，它浑身的毛发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竟然是火红色的，一丁点儿的杂毛都没有。

也赶巧，它刚一蹿出草丛就撞在了我爷爷前腿上，他一看就乐了。嘿，这运气，正要回家呢肉自己撞枪口上了。

可就在他下意识地抬起脚要踹的时候，忽然远处的叫骂声变大了起来，我爷爷皱了皱眉头，他听出来这来者是谁了，当时村子里面一共有两个猎户，我爷爷就是其一，这骂人的正是第二个，乔斜眼儿。

乔斜眼原名乔根正，和我爷爷的岁数差不多大，可是他天生一只眼睛斜视，跟他说话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看没看你，所以因此得名。这人跟我爷爷有仇，听说之前举报我爷爷生活作风问题的就是他。

我爷爷一听来者是乔斜眼，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就改变了主意，当时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猎物谁先看到的就归谁。再瞅眼前的这狐狸好像已经筋疲力尽，站在我爷爷面前哆哆嗦嗦地竟然不跑，要知道这身皮子那可属于山珍啊，地方上首长们都喜欢狐狸毛褥子，这

要上交的话，工分不说，弄不好还会得到表扬。

我爷爷一琢磨，怎么能把这好处让给乔斜眼呢，于是，他当机立断，低头对着狐狸一甩手，他想吓唬吓唬这畜生，好让它快点跑。你还真别说，那红狐狸似乎有灵性似的，见我爷爷似乎不想杀它，竟好像感恩似的对我爷爷点了点头，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爷爷的错觉，竟好像还眼泪汪汪的，不过我爷爷也没在意，毕竟他生在农村，有灵性的动物见得太多了，就连马上要被宰的老黄牛还会掉眼泪呢。当时情况紧急他也没想太多，声音越来越近，所以只是一个劲儿地挥手，那狐狸也不怠慢，快速地钻进了北边的草丛里面，再也没了声响。

而就在这时，对面的草丛哗啦啦又是一阵响动，从中窜出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来，正是乔斜眼儿，乔斜眼攥着猎枪看到我爷爷站在小道上一手扛着枪一手直扇呼，就皱了皱眉头，问我爷爷：“你干啥呢？”

“凉快呢，咋的。”我爷爷抬起手一边做扇风状一边瞄了瞄乔斜眼后不由得偷笑，看来这货今天一点收成都没有。

两人平时本来就互相不待见，可是那乔斜眼现在实在着急，于是就老不乐意地问我爷爷：“你刚才看见啥没？”

我爷爷龇牙一笑，然后说：“你还说呢，刚才嗖的一下蹦出个狐狸，我都没反应过来它就跑没影了。”

乔斜眼见我爷爷这么说，慌忙追问：“那是我先看见的，它往哪儿边跑了？”

我爷爷一转身，然后说：“南边儿。”

“那边儿？”乔斜眼斜着眼睛下意识地下意识地四下瞅了瞅，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东边的草丛。

我爷爷看着乔斜眼远去的身影，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心想果然是斜愣眼，就这眼神儿还打猎呢啊。

乔斜眼走远以后，我爷爷也就没在意那狐狸的事情，等他来到了自己挂肉的地方，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

他心情大好，一边想着乔斜眼还在山上四处乱转就不由得发笑，于是便乐呵呵地生起了火，拔出随身的小刀从獐子腿上割下了好一大块肉，用刀在上面片了几条鱼鳞口子，这才用树枝串了架在了火上。

山上没有大型肉食动物，所以獐子们都养的很肥，肉里油脂很多，不多时就被烤得滋滋响，烤肉的香味也跟着传了出来。我爷爷光着膀子踩灭了烟卷儿，乐呵呵地抽回了树枝，这肉用盐抹过所以很有滋味，于是他便吃了个满嘴油。嗯，就是缺了点儿酒，我爷爷靠着大树自我陶醉啃着肥肉，当真不亦乐乎。

可正在他大快朵颐的时候，忽然他看见了前边的草丛里面慢慢地走出了个什么东西，我爷爷咬着肉，借着火光定睛一瞅，顿时乐了，可真赶巧儿了，这不是刚才那个红狐狸么？

真是奇怪了，那红狐狸似乎不怕人，它慢慢地出了草丛，隔着火堆蹲坐在我爷爷的对面，两只好像黑宝石的眸子盯着我爷爷，我爷爷当时也是年轻，他并没有别的感觉，只是

觉得这狐狸挺好玩儿，于是杀心也就无影无踪了，他一边吃着肉一边对着那狐狸笑着说：“嘿，你还敢回来啊？就不怕我把你的皮给扒了？”

那狐狸似懂非懂地望着我爷爷，依旧没动，只是哆哆嗦嗦地舔了舔鼻子，好像在咽唾沫似的，一双小眼神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爷爷。

我爷爷瞅了瞅这狐狸的样子，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敢情这畜生是饿了。这也难怪，它的腿上似乎有伤跑不快，暂时应该无法觅食。看来它认为我爷爷不会加害与它，于是闻到了肉香便过来讨食吃，我爷爷一边嚼着肉一边对着那狐狸说道：“我说我可不欠你的啊，都救了你一命了你怎么还得寸进尺啊？”

真是奇怪了，那狐狸似乎听懂了我爷爷的话，顿时抖得更厉害，垂头丧气的，看上去更加的可怜了。见它这样子，我爷爷便哈哈大笑，然后对着那狐狸说：“哈哈，逗你玩儿的，看把你吓的！”

刚才解释过了，在农村，有灵性的动物很多，除了刚才说的老牛落泪以外，还有很多，比如养了多年的老狗就能听懂人话，可以帮着主人开门撵鸡回窝之类，况且我爷爷那时还年轻，在他的眼里，这狐狸就跟条懂人话的狗一样有趣。于是，他一边说一边撕了一大块肉丢了过去，那狐狸当真懂人话，他见我爷爷并不是真生气，顿时不抖了，十分欢喜地吃起了那块獐腿肉，我爷爷见它摇头晃脑的样子，顿时笑骂了一声：“这畜生。”

那狐狸吃饱了以后，就安静地坐在了那里，直到我爷爷吃饱喝足后，才起身，对着我爷爷点了点头，好似十分感激的样子，然后才转身又钻进了草丛。我爷爷嘿嘿一笑，也没再留意，便踏灭了火堆起身回家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算完了，这也正是我为啥最不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因为每当讲到这里，我奶奶就不往下再讲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直到后来，我才从旁人的嘴里得知我奶奶不往下讲的原因。那年我七岁，一次傍晚玩够了回家的时候，偶然间听到那些吃饱了饭在大树下乘凉的老人们闲聊。

“你看，小远儿都这么大了，如果他爷爷姚老三没被狐狸迷死的话，估计得成天领着，哪能让这孩子总到邵瘸子那儿瞎混啊。”

他们说，我爷爷是被狐狸害死的。

2

我小的时候，农村电视远没有普及，全村就村长家有一台现在看来跟个鞋盒子那么大的黑白电视，听说是县里为了给我们这普及先进性思想而配的。但是我记忆中却从来没有见过那里面放过什么太复杂的东西，相反的，放得最多的反而是我有点看不懂的《加里森敢死队》以及村里面光棍儿最爱看的《排球女将》，当时全村的人干完活都往村委会跑，为的就是看电视，不知道为啥，那电视里面的女的跳起来一喊“晴空霹雳”的时候他们眼睛都直了，我当时就纳闷儿了，至于么？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父母就常年在外打工了，逢年过节才能回来，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跟我奶奶亲，我奶奶也疼我，但是就有两件事我只要一做，她就会沉下脸来，其一那就是有关于我爷爷的问题。

每次我问奶奶我爷爷的事的时候，我奶奶总是沉下脸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说：“问这个干啥？”

如果问急了，她充其量会对我讲：“你爷爷修铁路去了！”

而第二件会让我奶奶不高兴，就是村西头的老瘸子了。

老瘸子是村子里面的老人，或者说是老光棍儿，跟村子里面的其他光棍一样，属于一瞅见‘晴空霹雳’俩眼睛就直的主儿，他要比我奶奶还大五六岁，瘸了一条左腿，拄着一根磨得油光锃亮的破木头拐，脑袋上扣着一顶同样油光锃亮的小帽儿，身上的衣服也经常挂着补丁，除了还算干净之外，倒真像是个老乞丐。

我奶奶在这村子里面看谁都笑呵呵的，唯独对这个老瘸子不对路，每次看见他都会一言不发转身就走，而且她也明确告诉我，白天出去跟谁玩都行，就是别理这个老瘸子。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我心里，这个老头儿不像什么坏人啊！小孩子的好奇心都强，大人越是不让干的，我就越想干，况且，其实我跟那个老家伙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别看这老家伙其貌不扬还瘸了一条腿，但他肚子里面的故事比我奶奶还要多，还要离奇刺激，而且吹打弹拉唱无所不通，手里一把胡琴儿拉得那个好听，村子里面哪家有个红白喜事他准在场，所以白天我奶奶下地干活儿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跑到他那蹭故事听。他见我来了也不烦，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只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叫他邵瘸子。

他很喜欢我，一见我来了，就会乐呵呵地叫我坐到院子里面的葫芦架下，坐下之后他就端着个大茶缸子给我讲故事。

他所讲的故事都是我想破仨脑袋都无法想象的，不像我奶奶，讲的都是一些什么吊死鬼找替身啊，什么出殡诈尸啊之类的，老瘸子给我讲的故事都很富有哲理，多半都是一些因果相报之事，老瘸子有一句话我还记着，那就是：善行善念结善果，恶报恶业落恶河。

可我当时哪儿明白这些啊，我只是觉得他讲的故事好听，就连电匣子里面的公鸭嗓说的书都没他强。老瘸子讲得开心了，还会抄起胡琴，咿咿呀呀地拉上一段，一边拉琴，一边哼哼唧唧地唱着一些我听不懂的段子，唱罢后接着再讲，有时候还会手把手教我拉一段儿，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上去很悦耳。

我也问过他，为啥我家里人如此看不上他？他用那双挂有眼屎的双眼望了望我，笑呵呵地摇了摇头，然后对我说：“小嘎豆子，你知不知道你家的‘保家仙’就是我接来的？”

我当时就知道个上洞八仙，什么铁拐李汉钟离啥的，至于这个保家仙是什么东西我一点都不知道？

于是我就问他，啥是保家仙。

可是老瘸子却总是装神秘，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直到上了小学以后，有一次我放学早没回家去找他听书，可是在院子外面喊了几声却没人应，便一脚踢开门走了进去，他没在家，也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一个人在他家院子里待得无聊，就想进屋去找胡琴解闷儿，小